



# 脚盆里藏着的精神密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志

脚盆是用来洗脚的，这是世人尽晓的常识。然而，两只脚盆绑在一起可作何用？这个烧脑的考题，我在重庆市垫江县白家镇找到了答案。

白家镇是名副其实的“劳模之乡”。一个面积仅62.6平方千米、人口仅3.2万的边远小镇，竟拥有全国劳模2位、重庆市劳模3位，加上在外建功立业的“现代鲁班”黄荣昌、“太极掌门”白礼西两位著名的全国劳模，总数达7位。

朋友告诉我，“劳模之乡”的精神密码与两只连在一起的脚盆有关。他决定带我们去一探究竟，拜访一座小岛和一位老人。这座小岛叫“桂花岛”，这位老人叫岳龙芳——现年83岁，中共党员，全国劳动模范，全国三八红旗手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，2024年被评为“感动重庆十大人物”。

1

桂花岛位于垫江县白家镇湖滨社区（原滨湖村）。岛上有棵老桂花树，桂花岛因此而得名。上世纪50年代长寿湖成湖时，这里还是湖尾的一座无人荒岛，四面环水，杂草丛生。桂花岛迎来“岛生”巅峰，得益于一个乡村女能人，她就是岳龙芳。

时间回溯到1983年。那时的湖滨村田少地薄又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是远近闻名的“落后村”。这一年，刚40岁出头的岳龙芳，当上了湖滨村二组的“领头雁”。

穷则思变。眼瞅着对岸长寿玛瑙大队靠种柑橘改变了面貌，不服输的岳龙芳横下一条心——“人家能干成的事，我们

也一定行”。她决定带领乡亲们发展柑橘产业，一起脱贫致富。她将目光瞅准了桂花岛。湖滨村距离岛岸最窄处宽约30米，当时想上桂花岛，却“欲渡无舟楫”。岳龙芳脑洞大开，迅速解锁了脚盆的一项新功能——用两只脚盆绑上汽车轮胎当船，水性好的人先划到对岸，再拽绳把其他人拉过去。

1983年1月13日，岳龙芳冒着凛冽的寒风，乘坐第一条“脚盆船”，带着开荒队登岛。上岛后，大家用钢钎凿开石头，用镰刀割草，每天在岛上苦干十几个小时。脚盆渡湖的方式持续了1年多，直到1984年底，大家终于凑齐钱买了条木船。简陋的“脚盆船”功成身退，隐入尘烟。

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，他们开垦出200多亩地，种上了成片的夏橙树苗。岳龙芳还探索出“以短养长、一地多用”的办法：在果树苗成长期间，种植西瓜、冬瓜，引种蜜本南瓜。到1998年，果园产果量达到400吨，价值30余万元。

从此，桂花岛不闻桂花香，却弥漫着清新怡人的“花果香”。在湖滨村的带领下，白家镇成了垫江有名的“瓜果之乡”。后来，岳龙芳继续“折腾”，投入70万元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，办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，同时注册“岳大妈”牌商标，实行差异化竞争。

2

2016年，曾经“脚盆船”乘风破浪的地方，一条坝上公路将两岸连接起来。

我们沿着坝上公路来到桂花岛，很快抵达“岛主”岳龙芳漂亮的农家小楼前。

车上听说她到镇上看病去了，我们一行人深感遗憾。刚下车，当地一村民欣喜地告诉我们：“岳嬢嬢回来了，在家里。”我们不由加快了脚步。老人身形瘦小，但精神矍铄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盈满笑意。我们依次进屋问候老人家，向她表示敬意，她一叠声地说：“感谢党的好政策！感谢大伙儿支持！”老人坚持拄着拐杖，走到院坝，与我们合影。

我们漫步岛上公路，实地踏看最初坐“脚盆船”登岛的滩头，最早开发的果园……不禁感慨万千。同行的还有汪江波、黄正文、张洪兵、叶清源四位劳模。说起“岳老师”“岳嬢嬢”，崇敬之情溢于言表。

岳龙芳曾在村里小学代过课，当过黄正文的小学老师。黄正文外出打工后回乡创业，岳龙芳将瓜果种植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，并嘱咐他要趁年轻，多学习新思想、新技术。黄正文以岳老师为榜样，勤勤恳恳发展产业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，2019年获评“重庆市劳动模范”。

“年轻人跑得动，光种出来不行，还要卖得出去。”岳嬢嬢的叮嘱，“重庆市劳动模范”张洪兵铭记于心。“你做法律调解工作很讲原则，但是村里的路是弯的、绕的，不能一味直走。”岳嬢嬢的教诲，“重庆市劳动模范”叶清源从没忘过。在岳嬢嬢的鼓励下，汪江波组织村民兴办企业，先后发展起宝石加工、塑料回收等村办企业，带动集体经济一度红红火火，成长为“全国劳动模范”，重庆市“优秀基层党组织书

记”。

听完几位劳模的讲述，我茅塞顿开——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！两只脚盆连在一起的小船，将岳龙芳不服输、敢折腾的精神具象化了。白手起家，薪火相传，正是白家镇进阶“劳模之乡”的成功秘笈。桂花岛的精神密码，就藏在第一条“脚盆船”里，藏在第一批扎根桂花岛的柑橘树苗里，藏在几位劳模充满感激的话语里。

岳龙芳靠几条“脚盆船”，改变了一座小岛，带出了一个“花果之乡”；更以一个先行者的躬身实践，感召了不少乡亲，带出了一个以“艰苦奋斗、共同富裕”为特征的劳模精神集群。

多年来，岳龙芳一直坚守在桂花岛、劳作在第一线，她先后筹资修建了码头、村级公路、自来水厂和瓜果冻库，造福乡亲们。如今，耄耋之年的岳龙芳依然爱“折腾”，要为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。她说：“我要和大家一起把桂花岛打造好，搞旅游开发，助推白家镇乡村振兴！”

车行渐远，回望桂花岛，但见树影婆娑，绿意盎然。夕阳光影下，岳龙芳和那条想象中的“脚盆船”，渐渐融进生机蓬勃的绿色小岛，幻化成一棵老橘树，根深叶茂，花果同枝。

## 武城山的变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安会

江津老城北麓，曾有一座海拔不足500米的山峦，静卧于鼎山脚下，名叫武城山。如今，它的地理坐标已化作“燕窝穴街”，融入现代都市的喧嚣。但对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津人而言，这座看似平凡的山丘，仍是七十载烟火，更是时代更迭的足音。

### 城郊旧影

70年前的武城山是城乡过渡带。这里人烟稀少，泥土小径在雨后泥泞不堪。县城南的南安门附近，右侧是驻军营部的土围墙，左侧不远处则是安葬先人的官山坡。官山坡前方，是1965年修建的江津烈士陵园。

岁月流转，城市的发展让这片精神家园有了更庄重的归宿。2000年9月，烈士陵园迁至艾坪山生态公园松林坡。2004年，这里被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而旧址的故事，仍藏在老武城山的记忆深处。

若说陵园是武城山的“精神坐标”，那么散落其间的历史遗迹，则是它的“文化密码”。那时我常在城乡接合部漫游，曾在黄家院子触摸明清川东民居的古朴——飞檐翘角的屋檐下，住着朴实无华的村民，过着平淡安静的生活。

更难忘的是1939年5月26日的那架日本轰炸机，破碎地深陷在稻田里，不少村民围在轰炸机残片周围观看。日本一书中曾记录：“这年日军空战，被敌起飞6

架苏制飞机向我机群攻击，我数机中弹，一机勇敢冲入敌阵自爆……”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。实际上，这架轰炸机是在重庆空战时，被苏联空军志愿队歼击机击中后，冒着滚滚浓烟坠落在江津境内离武城山不远的稻田里。第二天，重庆防空司令部派人赶到江津察看，在机内找到8张地图和书籍、日记本等物。当天下午，飞机残骸被运至江津县城，用飞机壳在武城山下长江边修建了一座“中苏友谊亭”。

### 改革潮涌

20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武城山。我所在的单位在此设立副食品商店，服务周边新迁入的皮革厂、钢改厂、冶炼厂等企业工人，以及铜锣乡的村民。这家隶属饮食公司的商店，面积不过100平方米，却成了上千人的“生活枢纽”。

此前，武城山的道路蜿蜒崎岖，雨天泥泞，晴日尘土飞扬。农户们挑着背着蔬菜粮食赶场，用最原始的方式交换日用品。直到一条5米宽、1000多米长的泥石子公路修通，才为这座山丘注入生机。公路右侧是500米长的解放军营部土围墙，左侧青砖墙内，皮鞋厂、钢改厂、衡器厂等十余家企业错落分布，1000多名职工在此工作生活。但公路修到县消防队便断了头，像一段未写完的句子，就被打了句号。

我调至“武城山食杂商店”工作，开启了8年的山居岁月。商店位于衡器厂与冶炼厂之间。开业前夕，领导问我

是否愿意承包，我想着隔壁衡器厂上班的爱人，点头应下——既是生计，亦是机遇。

那间国营商店，正厅作营业室，左侧是寝室，右侧是厨房与厕所。我和爱人从早到晚守店、肩挑背扛进货，半年后月收入竟达300多元，是普通职工的5倍。商业局、饮食公司总结我的经验推广，引得同行纷纷来取经。但这份“成功”背后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：雨天石子路打滑，夏天酷热难耐；冬日寒冷，尘土混着车辆尾气，呛得人睁不开眼；隔壁衡器厂的打铁声“叮叮当当”震耳欲聋，鼓风机吹起的煤炭灰落满货架；更不必说那条永远修不好、雨天泥浆沾脚的土路。

那些年，山上的生活简单而鲜活。清晨，赶早的工人会在商店门口讨论着厂里的生产任务；傍晚，放学的孩子会围在柜台前，盯着玻璃罐里的水果糖吞口水。不少人在商店购买商品后坐在门口闲聊着生活的琐碎，改革初期的烟火气，就这样在武城山里慢慢地升腾。

### 城建新生

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，武城山迎来了巨变。驻军营房整体搬迁至琅山新区，曾经的企业也经历“大洗牌”：“津德日”外资企业兼并皮鞋厂、钢

改厂，“化纤厂”整合衡器厂、冶炼厂及车队。当产权改革的浪潮袭来，我带着用8000元购置的土墙房产权投身商海，而武城山的故事，仍在继续着……

政府将泥石子路改造成水泥公路，机械施工轰鸣声不断，不久，一条从南安门直通山上的水泥道路便通车了。我承包的商店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我与爱人也经历了下岗再就业的拼搏，最终在商海中站稳脚跟。

最令人惊叹的是：武城山的“脱胎换骨”。高耸的塔吊拔地而起，一幢幢高楼在山间生长，曾经的城乡接合部，渐渐融入城市中心。那条水泥公路后来被拓宽为柏油路，更名为“燕窝穴街”，成为江津城区的重要交通干道。

华灯初上，我站在窗前远眺，绿树成荫的武城山大道上，高楼林立，万家灯火如星星般闪烁。这条路，这些建筑，这片曾经的山丘，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——但它依然是武城山，是江津人心中那段从泥泞到坦途、从荒芜到繁华的岁月见证。而今，武城大道到燕窝穴街的变迁，继续书写着它的故事。